


集部

明文海卷九十二

餘姚黄宗羲編

論九

尊道篇　顧璘

或問天地之道曰視太極問人之道曰視天地問聖人之道曰視人道曰盡乎曰盡矣然則異端之教紛然譁於天下者何哉曰其流者妄也古者包羲氏作始畫八卦洩天地之秘類萬物之情於是文字興焉

而道統之傳立矣可以修身可以治人可以養生可以利用孔子所舉十三卦制器尚象之例是已烏覩所謂異端者哉其後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迭興守而傳之教化明法制立無有異說奸乎其間於是怠棄三正則有誅讒說震驚則有刑雖有暴行邪說不敢起也及周之衰聖王不作處士橫議于是百家衆氏之學始興孔子孟軻起而闢之卒不得絶以無其位故也後世之害佛老為尤甚儒者世議而曰排

之亦勤且力矣惜乎不揣本原獨舉吾先王之緒言瑣瑣然與較曲直彼且曉曉然交辯而求勝卒使聖人之道降而與之為敵此吾儒之罪也盍使之觀天地之所生包羲氏之所作果孰始乎是謂本也物無二本則吾儒之道源遠而至當獨尊而無敵異端之道皆後世流妄者也孰斯言也雖有悍夫不得不屈雖有孺子不能不覺吾何以多言為哉且佛老之師聖人之罪人道之妄也今之為佛老者又佛老之罪人妄之妄者也吾儒

者不稍寛其始而務急攻其末故其辯滋甚聖人曰虛老氏曰虛而無聖人曰寂佛氏曰寂而滅學道之偏其流安固至於此老氏起於周末其始或亦本於隱君畸士逃山林養性命者之説佛法當漢之衰始入中國本生於西方無文字之學直達本原其始不甚相遠也百家亦皆有之申韓之慘刻儀秦之縱横其始固亦本於刑名者流欲治世者之説其流安之禍至於殺身滅國而不能已後之人懼而息焉二氏之不息者其禍隱也

秦漢以後先王之教既衰塗之民不見吾仁義禮樂之澤而異言者又無禁於是其徒駕其寓言奸智詭術愚不明之民以罔衣食廢人倫竭財用臧聖誣天肆行而不忌顧其師之言則虛無寂滅止耳其道則苟私其身止耳豈顧其害若今之甚也哉故曰今之為佛老者佛老之罪人也堯舜禹湯文武氏作必取而禁之不息則必誅之令使其徒但明而心見而性鍊而神養而生守其師說不以亂民則固山澤枯槁自好之匹夫耳若務

光許由之徒何山不容吾又何以多言爲哉故璘之意佛老非遽可誅者也其妄者可誅也去其妄則其說自微微則息之不難也

定志篇　顧璘

道有仁義質有陰陽致曲成章德乃可立故因資而追琢者易成器也立範而陶鎔者不失其形容也觀古人之成德有由來矣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者伯夷也不羞汙君不卑小官者柳下惠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

尹也質有所近抱一而終窮達不能入其心死生不能易其操名譽之成猶白之謂白皂之謂皂苟有目者莫不別色而舉號焉其志素定也故特釐女於伯夷之門則慤矣側冠倒裳於下惠之側則漠矣所操殊致安得不異施乎世之學者不通大方不程已力游於汗漫無所專執語人曰吾孔子之徒也無可無不可吾誰欺欺天乎夫梓匠輪輿其勢均也其斧斤之器斵削之法均也其攻於木又均也不專一師不守一法終其身不可

以稱工況君子之行乎夫孔子之弟子皆學於孔子也自顏淵以至子夏之徒皆大賢也論語乃列為四科若金玉珠貝之寶不相假名苟無其象門人安所區別乎由是觀之大道無方聖人無名中賢以下定志不早執德不一汎汎然揺惑㓕没而無所附著譬之草木其猶飄蓬也夫

別謙篇　顔琳

謙何生乎曰道不可究功不可全衆人不可兼君子兢

兢焉恥其不足也是以謙生焉是故堯舜古之有道人也以堯為父而丹朱傲以舜為子而瞽瞍頑是不得為慈父孝子也道烏乎究禹稷古之有功人也禹平水土視天下不能無溺也稷播百穀視天下不能無餒也功烏乎全仲尼古之神聖人也禮不如聃樂不如萇稼不如老農圃不如老圃人烏乎兼由是言之五聖人者畧其所遺憂其所短退退然以下於人而猶恐諸人之予棄尚何矜之有哉今之為謙者異於是釣名以從學飾

貌以親賢事君不以心報國不以力所求乎身者既僞矣彼且柔口傴躬繁儀下節舉凡人之行無大小是非一切遜避其後曰我將為謙若是者何與其心曰人道惡盈而好謙吾謙焉福斯集之矣弗謙則禍嗚呼挾大僞以要福是取聖人之道而重為罔也凶於傲德甚矣何福之能幾書曰象恭滔天此之謂也

難墓有吉凶論 黄省曽

按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

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先王之世君臣宗族葬同一墓生相愛親死相依眷仁之至義之盡也其爲葬道若是而已後世饕餮富貴之人衆而奇邪之流乃興故爲堪輿風水之說以簧鼓於萬世以爲天下之人貴賤由墓地之興

衰貧富本葬辰之凶吉與凡一切顯晦替隆之事皆關於三尺之黄土上自卿鉉下至閭閈莫不俛心帖耳而信之迎術師若綺皓尊青囊如六經登高相脉揑怪指空陟險求龍談虚悠偽日侵月盛至於家無不相之墓墓無不㸃之穴穴無不選之𦵏天下之人皆憒昏望異於爵冕金玉之榮聾眊於其小術之中而不悟亦可悲矣今其言曰𦵏者所以乘生氣也五氣行於地中人受體於父母本骸得氣遺體受蔭予以其説為虚也信以為

然則本骸宜常得氣遺體宜常受蔭帝王之後常爲帝王公侯之嗣常爲公侯朱頓之胄常爲朱頓然後其説爲可信也然葬埋之術莫尚於唐宋亦莫慎於唐宋自當時而觀之唐則有若三原高祖之獻陵敬宗之莊陵武宗之端陵九嵕太宗之昭陵梁山高宗之乾陵龍泉中宗之定陵豐山睿宗之橋陵金粟玄宗之泰陵武將肅宗之建陵檀山代宗之元陵嵯峨德宗之崇陵金甕順宗之豐陵金幟憲宗之景陵堯山穆宗之光陵天乳

文宗之章陵仲山宣宗之貞陵紫金懿宗之簡陵宋則有若鞏縣昭武太祖太宗真仁英神哲之八陵會稽寶山徽高孝光寧理度之七陵皆師極天下之妙工土極天下之貴穴日極天下之良辰可謂卜之嚴審之極矣生氣可謂乘矣本骸可謂得氣矣何唐之祚卒移於五代宋之祚卒移於元陵寢之地今為蔓草牧羊之所而帝王之後或流而為氓伍化而為僕隸而遺體不為之受蔭乎帝王不能蔭子孫以帝王則知公侯不能蔭子

孫以公侯朱頓不能傒子孫以朱頓也亦明矣又曰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古人聚之使不散止之使不行故謂之風水風水之法得水為上藏風次之予以其説為虚也夫地氣流行何所不貫毫髮之塊膏潤咸達者也若無風之地草木榮麗多風之地草木凋落斯迺可謂乘風則散也令觀無風之地草木榮麗多風之地草木未嘗不榮麗也若水之此方草木盛長水之彼方草木不生斯乃可謂界水則止也令觀水之此方草木盛長

水之彼方草木未嘗不盛長也大地之氣充霄塞漢非風之所能散貫金通石非水之所能止況風亦氣也以風乘氣是謂以氣入氣可謂之聚不可謂之散也水者氣之液也氣行土中獨不行於液中乎陸有草木水有萍藻生氣未嘗為之間隔也山譬人之骨也土譬人之肉也水譬人之血脉也氣行乎骨肉之中獨不行乎血脉之中乎人氣無血脉骨肉之間知地氣無水土之間也水雖界也氣安得而止乎又曰骨者人之生氣死而

獨存故塋者返氣納骨以廕所生之法予以其說為虛也人以氣聚而生氣散則死骨既朽枯氣安可返若可納氣人應再生人不再生是氣不返骨骨不納氣之徵也又曰千尺為勢百尺為形勢來形止是謂全氣以止為氣之全則以形為氣之不全矣蜿蜒曼衍之地皆虧消虛之所萬物宜不育產可也令蜿蜒曼衍勢行之地未嘗不產乎物則氣未嘗不全也又曰地有吉氣隨土所起以起為吉則以伏為凶矣天下之地隆起者少平

伏者多是吉氣少而凶氣多也氣一而已吉則俱吉凶則俱凶一起一伏千伏千起是一吉而間一凶千凶而亂千吉也紛紜錯糅坤元之氣豈其然乎既以平伏為凶則今城郭人民之居何多居於平伏至凶之地乎城郭人民居於平伏之地者未嘗皆凶居於隆起之地者未必皆吉山鄉之民未必皆富且貴平鄉之民未必皆貧且賤是以起伏為吉凶者虛也又曰左為青龍右為白虎前為朱雀後為玄武玄武垂頭朱雀翔舞青龍蜿

蜒白虎蹲踞勢形反此法當破死予以其說為非也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之說本起於天文之家天文家以角亢氐房心尾箕東方七宿為蒼龍斗牛女虛危室壁北方七宿為玄武奎婁胃昴畢觜參西方七宿為白虎井鬼柳星張翼軫南方七宿為朱雀即史所謂東宮蒼龍房心南宮朱雀權衡西宮參為白虎北宮玄武虛危者也凡天星之名皆天文家以人物形器名之而實無其形況二十八宿隨天而運初無定方今借以為東西南

北之定象固已非矣至以東方為青龍實求其蜿蜒之狀西方為白虎實求其蹲踞之狀南方為朱雀實求其翔舞之狀北方為玄武實求其垂頭之狀則誣謬之甚也仰觀天文東方七宿果有青龍之蜿蜒乎南方七宿果有朱雀之翔舞乎西方七宿果有白虎之蹲踞乎北方七宿果有玄武之垂頭乎天象無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之實則地勢不當求蜿蜒蹲踞翔舞垂頭之形也况天之東方七宿常名為青龍西方七宿常名為白虎未

或之改也今一山也北墓目之為朱雀南墓目之為玄武東墓目之為白虎西墓目之為青龍是於一山之間可為四象之目無是理也既欲其蜿蜒又欲其蹲踞既欲其垂頭又欲其翔舞是則山雖人可造為朝營夕設亦難為衆墓形勢之各給也况青龍吉也何又嫌其嫉主白虎凶也何又樂其蹲踞是皆詰之而可窮者也又曰土以紅黄紫為生氣以青黑為死氣予以其說為虛也按禹貢兗州厥土黑徐州厥土赤埴墳梁州厥土青黎雍

州厥土惟黄壤則天下之土惟徐雍為黄赤則惟徐雍為生氣吉善可塟之地惟兖梁為青黒則惟兖梁為死氣災惡不可葬之地若然則天下之人死者皆當求徐雍而葬之可乎然未聞徐雍多墓而兖梁無墓也兖梁之人死者所葬者皆青黒之土矣未聞兖梁之人皆罹災受禍履貧蹈賤覆家絶宗如堪輿人之說也令兖梁之人仍多富貴吉慶之族則青黒土為死氣之說為無驗也又觀宣聖之墓在兖州曲阜之孔林顔子之墓在

兖州之防山孟子之墓在兖州之四基山皆葬於黑墳死氣之地也今孔子之後世為上公萬祀不替顔孟之後皆有常官天下之善祥吉慶莫大於是是青黑土為死氣之說為無驗也又其法以山形之圓者為金方者為土曲者為水頂圓身聳者為木尖峭者為火支脉之行以相生為吉以相尅為不吉予以其說為虚也設使後山為金前山為木是為金之尅木金既尅木則後山産物前山不能産物斯為驗矣未聞前後兩山相依圓

者産物項圓身聳者不能産物也五形之山皆能産物各擅生氣則相生相尅之説為無驗也况世有貧而無墓之家往往出草茅而公卿由布素而臺閣此其遺體果受何蔭而然也且同一祖墓也或父貧而子富或子賤而孫顯或孟夭而季壽或兄華而弟枯以為父子子孫孟季兄弟同一遺體也以為本骸得氣耶則父不宜貧子不宜賤孟不宜夭弟不宜枯而有不受其蔭者也以父子子孫孟季兄弟有貧富賤顯壽夭華

枯之不同則以遺體受蔭之說為無徵也世人欲信其說試先觀於堪輿之人乎堪輿之人為其祖先父母相度墳兆安厝棺槨必竭目力之巧盡心思之營過於為人相度當百倍矣而卒無一人之富一姓之顯者不過朝游暮陟餬口四方鼓舌揚脣資生巨室而已堪輿之人既不能相善墓而福利其身與其子孫則必不能與人相善墓利人之身與其子孫也此其術之誕假明著大驗也推原其始不過因人情之澆壞世皆希慕富貴

之人學究之徒覬為卿相倚桑之女庶為后妃搴旗之輩思為建牙不軌之徒仰為王侯故術者造為不經之說迎其情中其欲預為之兆遠為之期故得行其術而竊其貲爾長揞奪之風作叛亂之氣起非分之望騰無將之心甚非國家之福也今一世之人方且羅網於其内如夢不寤如醉不醒雖圭璋特達之士亦且甘其誣偽之說而亦何罪於庸庸瑣瑣貪污細下之人乎

難八字射決論 黄省曾

令之術家為珞琭三命之說者以人肇生年月日時支
干次列四柱謂之八字其法務取諸五行之平建日干
為身主年為根幹月為提綱時為翼佐以三者支干加
臨於日因其旺弱用忌而消息之其尅乎日干者為官
星為子其生乎日干者為印綬為父母日干之所尅者
為才為妻然是三等又以陽見陽為偏陽見陰為正也
日干之所生者偏為食神正為傷官與日干雷同者偏
為比肩正為劫財為兄弟又以十干為天元十二支為

地元支下所藏如子中壬癸水丑中癸水辛金巳土之類為人元以逐歲干支加臨為流年以十年干支加臨為大運專以五行生尅為論者謂之子平家其為耶律之說者以二十八宿為天經四餘為地緯日月五星為七政於肇生之日分宫配垣以所躔生尅而論剖吉凶者謂之五星家治其術者上自京師大藩每方不啻千萬雖鄉邑之小亦有百輩盤集以蠶食於其間大抵多楚越之人也蓋由盡一世之人承迷襲暗舉皆崇信而

樂尚之自公卿至於民庶一切汶溺其必驗引薦者為之先容延款者為之倒屣凡誕舉一子經營片事罹搆末疾角鬬天水之官服賈幹利求名莫不取决於斯流是以工學而餬食者紛紛也究而言之是乃誑惑詼妄之術爾君子不道也人之生也富貴貧賤生死壽夭皆已冥宰而默定特非人之所能預識爾蕭條亭長欻起帝王憔悴織夫俄登將相莫為而為時至自成所謂造化之神茫杳不測也今星命之家則以人之貴富貧賤

生死壽夭皆可終身了了前決而先定操方寸之紙斷百年之數則是造化之神反司於庸夫之手聖人難明而順受者皆可左契而取也有皇上帝乃失玄運之權矣寧有是乎其術八字雷同者則貴富貧賤生死壽夭同其決射可也今夫天子之生其為年月日時將盡遏天下之生者而獨生之耶抑亦有同之者耶四海九州之寥廓窮隅遐壤之衆夥其為八字上與天子雷同者不知幾何矣使凡與天子雷同者皆得貴為天子其術

斯驗也茍為不然此其術之不可信也予嘗執此以詰術人沈生沈生曰天子不言命超乎五行之外者也其言似矣予又詰之曰天子而下不有世襲為王為公為侯為伯為揮戶者乎令之天下若人也不啻數萬輩矣皆生而享成爵食定禄者也其生之年月日時也亦將盡遏天下之人使之不生而獨生之乎抑亦有同之者乎若人也數萬輩則同其年月日時者不啻百萬輩矣則百萬之民何不盡得為王為公為侯為伯為揮戶也

不能盡得為王為公為侯為伯為揮户斯八字之說無驗也沈生曰先生且休矣僕誠無以應先生矣則又詰之曰爾治子平之學者必自信其術之必然而後可以望人之信之也爾今不先自信其術矣而何以望人之信之也沈生曰何謂也予曰汝苟自信其術也必當自審其八字於某年月日時為財者相旺而宜於金錢也於某年月日為財者衰虛而不利於金錢也則當止擇其饗利之年月與日而為之列肆行遊以求之其不利

之年月與日為之閑闔息趾可也今爾歲無不求之月月無不求之日勞勞皇皇奔走於塵埃伺候於臺府浮翺於國都盖無曠時矣豈爾之年月與日盡宜於金錢者乎不盡宜於金錢而爾輩求之不置盖緣自本不信其術何時必利何時必不利故一切冒昧而求之則是已先不信其術矣安能望人之信之也沈生曰先生且休矣僕誠無以應先生矣或曰然則術者之言往往昭驗者何也予曰其驗者乃其操術之巧耳非有決然之

數可憑而驗也天下之惑溺於是久且深矣何謂操術之巧夫人之生斯世也其身之所遭不過貧也富也賤也貴也生也死也壽也夭也大要八端而已天下之人不貧則富也不貴則賤也不死則生也不壽則夭也術者操此八言而曰爾貧爾富爾貴爾賤爾死爾生爾壽爾夭曰爾貧爾富也其不貧不富者已矣其貧者富者則輳合其言而驗矣曰爾賤爾貴也其不賤不貴者已矣其賤者貴者則輳合其言而驗矣其於死生壽夭也

亦然盖其所執者八端而盡古今合天下之人咸槩於此矣凡扣其術者不輳驗其言貧則輳驗其言富不輳驗其言賤則輳驗其言貴不輳驗其言生則輳驗其言死不輳驗其言壽則輳驗其言夭非術者之能言貧賤富貴生死壽夭也人自以其貧賤富貴生死壽夭輳合而驗之也何必日者即使不辨菽麥不識奇觚之人使之列日者之肆有咨命祿者皆告之亨吉則千萬人之中必有亨吉者矣其亨吉者則以厥人為昭驗也皆告

之室困則千萬人之中必有室困者矣其室困者則以
厥人為昭驗也有沿商賈者皆告之倍利則千萬人之
中必有倍利者矣其倍利者則以厥人為昭驗也皆告
之貲喪則千萬人之中必有貲喪者矣其貲喪者則以
厥人為昭驗也有沿疾疢者皆告之眉耇則千萬人之
中必有眉耇者矣其眉耇者則以厥人為昭驗也皆告
之凋殞則千萬人之中必有凋殞者矣其凋殞者則以
厥人為昭驗也殊不知列肆之人乃不辨菽麥不識奇

觚者也人自以其亨吉窒困倍利背喪眉耇凋殞而轃合驗之爾由是觀之則斯術也可以不挾籌策不談五行不陳衆曜而可以論人者也可見斯術之誕惑而詠妄也且天之生人無異於生物人之生也既有年月日時則物之生也亦有年月日時也人之年月日時可據以為凶吉則物之年月日時亦可據為凶吉者也則魚之育子一生累萬累萬之子累萬之魚也萬魚之生同時而散於江湖也其果一魚中罟而萬魚俱中罟耶豚

豕之孕鷄雛之出同時而生常有十餘其割而烹之果有先後耶抑亦同時而割烹之耶其中有割烹不同則其生年月日與時無據也知生物之年月日時無據則知生人之年月日時亦無據也且天之生人陰陽之交五行之會無所不具者也今日者於八字之中無甲乙寅卯者則曰無木無丙丁巳午者則曰無火無戊巳辰戌丑未者則曰無土無庚辛申酉者則曰無金無壬癸亥子者則曰無水若云無木必其人之內焉無肝外焉

無目者也內不無肝外不無目則無木之言虛也若云無火必其人之內焉無心外焉無舌者也內不無心外不無舌則無火之言虛也若云無土必其人之內焉無脾外焉無肉者也內不無脾外不無肉則無土之言虛也若云無金必其人之內焉無肺外焉無聲者也內不無肺外不無聲則無金之言虛也若云無水必其人之內焉無腎外焉無耳者也內不無腎外不無耳則無水之言虛也今觀八字之有缺者其形體未嘗缺也則是

五行之生未嘗少也且日者常云金多善義木多善仁水多善智火多善禮土多善信則是以無金者必無義無木者必無仁無水者必無智無火者必無禮無土者必無信無義是無羞惡之心矣無仁是無惻隱之心矣無智是無是非之心矣無禮是無辭讓之心矣無信是無誠實之心矣必非人而後可豈有名之人也而於斯五者乃有多少有無之分乎其論六親亦以四柱為之準驗以印綬為父母則無印綬者將謂人非屬毛離裏

者乎以比肩為兄弟則無比肩者將謂舉無鶺鴒急難者乎以財為妻則釋老之家未必甲乙俱無戊已丙丁俱無庚辛戊已俱無壬癸庚辛俱無甲乙壬癸俱無巳午者乎以官為子則貂閹之輩未必甲乙俱無庚辛丙丁俱無壬癸戊已俱無甲乙庚辛俱無丙丁壬癸俱無戊已者乎君子之可干祿果皆庚辛臨於甲乙甲乙臨於戊已戊已臨於壬癸壬癸臨於丙丁丙丁臨於庚辛者乎一財一妻也則天子一后二妃九嬪二十七世婦

八十一御妻者八字之中何所見乎一官一子也則嗣胤之繁至於累十者八字之中何所藏乎樂妓之命亦有正官則若夫果正否乎其為淫濫皆涉犯咸桃者乎世臣武弁果皆年挾官印者乎鴻鴈亂離果皆丑北卯東而柱多隅角者乎四殺庫墓辰戌丑未之運果皆蹭蹬者乎筋拘目瞽果皆木被金傷而火遭水尅者乎田疇萬頃於井授之日當何驗乎納粟買爵於鄉選之代當何取乎於戈干而衝擊子可曰吾命然也而當悖其

父乎於子干而乖背父可曰吾命然也而當虐其子乎於兄弟之干而矛盾兄弟可曰吾命然也而當胥戕其兄弟乎於妻之干而有配合之多也夫可曰吾命然也而當不修帷薄可乎兕舉之子一吉一凶一貴一賤何以異乎命而富也可曰吾命然也吾德無修不妨其富而不義之貫鏹皆可以取乎命而貴也可曰吾命然也吾德無修不妨其貴而不義之軒冕皆可以居乎且其五星之說係風捕景益為誕謬略為折斥如日月皆一

也則曰太陽僅一太陰有五五星皆一也則曰木土與水皆六火金皆二其理何在乎又以十二地支布之為宫命宫為一財帛為二兄弟為三田宅為四男女為五奴僕為六妻妾為七疾厄為八遷移為九官禄為十福德為十一相貌為十二其次第相生命名取義何所本乎命宫何禜於二㬋財帛何耗於土兄弟何局三人於金田宅何失祖業於火男女何定五二於日奴僕何豐於羅妻妾何隂於木水疾厄何瘢痕於金計遷移何容

旅於炁土官祿何卑薄於計孛福德何減破於火土相貌何陷弱於日月是皆尋繹其說而不可通解者也其宮十二人皆有之矣廉潔之臣財帛何儲列仙之儔疾厄何論驅走之賤奴僕何徵閨房之姬妻妾何應不耦之輩男女何徵不毛之鄉田宅何準舟楫之子豈盡遷移誅戮之徒豈無福德戚施籧篨而得相貌齊民編庶而宜官祿是皆尋繹其說而不可通解者也且其援古為證又曰河上之懼七殺也宣父之畏元辰也峨眉之

闌三生也兒谷之播九命也魏武首風以為水火相尅也夷齊餓死以為貴值耗空也劉阮棲隱以為印逢水木也項籍自裁以為四大空亡也淮陰見縛以為天地轉殺也凡此古人之迹何筴書之而伊誰傳之也書之無策傳之無人則為是言也誠誕語也且術者之家以貧夭歸之愚人富豪屬之賢士蓋以富而貴者目為嘉命以貧而賤者目為醜命則是刼鈔饕餮之富莽操懿温之貴乃財旺生官是其美賞者也尼軻之坎躓回憲

之貧窶乃身衰遇鬼是其嗤鄙者也而不知人之為命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無二命也何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即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養是中而善者斯為嘉命也敗是中而不善者斯為醜命也命之嘉醜人之禍福在於善否之分而非以富貴貧賤論也使其善也富貴亦福貧賤亦福無往不得富貴貧賤皆嘉命也使其不善也富貴亦禍貧賤亦禍無往而利富貴貧賤皆醜命也或曰不善而富貴之禍善而貧

賤之福何以見其然也予曰予見富貴者揮霍盈侈洋洋赫赫之盛以為無禍之形乎富貴而不善則百姓怨之詛之鬼神害之天地損之其心惴惴然茬茬然焦憂以保之所履者危機所趨者殺阱所遺於子孫者皆覆宗亡家之胚胎也斯非其禍者乎予見貧賤者式微凉寡卑卑瑣瑣之陋以為無福之徵乎貧賤而善則百姓頌之美之鬼神護之天地葢之其心優優然坦坦然熈樂而安之所踐者吉門所升者亨階所遺於子孫者皆

昌族顯家之基幹也斯非其福者乎故人為命當以善否為嘉醜而毋徒以富貴貧賤為也故曰人之命一也一者善也無往而非福也無若是之紛紛也故仲尼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死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無得而稱者非其不善而為命之醜者乎其稱之不已者非其善而為命之嘉者乎是知景公富貴保僅一躬而夷齊之榮華萬世饗之也斯言也日者不足與語也所以語夫儒家者流榮

惑沒溺而信之者也令也猾黠之流則又羅集一郡一縣之八字戶聯家次其貧賤富貴生死壽夭之已然者皆默紾而私記之謂之春法凡踵肆而扣者靡有不驗殊不知已往則神將來竝昧也其作姦騁偽若此而世之信之者果哉其不智也

難柳宗元封建論　黄省曾

王天下者計乎生民而已非可僅曰子孫利也計在子孫未有能利其生民者也不能生民利而能終庇其子

孫者鮮也故堯舜為生民不恤其子所以熈雍各得其所後世為子孫不恤其民此唐虞之治所以不再也宗元封建論大抵為子孫也畢乎淺矣故其指謂天下之權必攬於我以秦人之法可畫一於萬世嗚呼天下豈有不亡之郡縣哉使郡縣永永安寘徒郡縣之可也然而封建亡郡縣亦亡何獨于封建利民者疑也譬之服餌郡縣之害硝黄也封建之益精朮也硝黄破削孰如精朮沃補者之為得乎天下天子有也天下之亡係於

天子不仁非封建亡之也使其不仁郡縣亦亡始皇是也故三代之興也以仁其亡也以不仁果非封建亡之也仁者何也利乎生民之謂也不仁者何也不利乎生民之謂也封建之制術之仁者也何以為仁也盡天下生民而田宅耕蠶之國之君以養之訓之諸侯弗能者黜而移之民有能賢興而庸之若是焉而已非若郡縣之紛紛也封建各保其土子其民而富康之郡縣者視其所治若傳舍過客然極其掊取而去之貪滿者方謝

羡渴者繼來歲羅天下之餒虎而臨乎其上又有土之豪右以銷戕之求生民不盡徙而斃不可得也故曰郡縣者術之不仁者也宗元曰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其言非也若以封建之制二帝三王皆欲去之而不能也夫欲去之者必制之不善者也不善之制帝王不能一朝居何至晉容勉忍沿非襲誤傳諸二千餘年之久哉夫莫大乎以天下與人堯直徒手而授之舜又莫大乎取

人之天下湯武皆以臣子而有之其奮發神武而無難者如此所謂大有為之君也豈有封建之制知其不善而不能去之耶果其可去則帝王去之不啻於一毛且二帝三王不能去而秦始何人則又一朝遂能去之是二帝三王之有為反出秦始下矣以二帝三王欲去而不能是其說之大謬而誕肆者也宗元又曰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降於夷王下堂迎覲陵夷東徙為諸侯戯强末大不掉之咎其言亦非也封建之典前古莫

究大略見於唐虞既已分之萬國則又五載一巡四朝以敷奏明試其功然後車服庸焉又考績而黜陟幽明之量厥德而有乎家邦其壬人憝惡如防風四凶者則誅放而奪之國非若後代公侯世襲雖有愆過亦不之變也孟軻氏不云乎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有不朝則貶爵削地而六師移之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

討由是觀之封建諸侯其權未嘗一日去天子也詩曰時
邁其邦莫不震疊載見辟王曰求厥章此之謂也周之
衰也不狩不朝敵國相征而有以失乎封建之初故淪
於亡爾盖不狩不朝則休戚不聞於天子國有荒虐之
君無從而去之摟諸侯以交伐則是周之亡也在於封
建之壞非以封建亡也天子不狩則號令不行於天下
諸侯不朝則不復知天子之為尊故鄭伯射肩楚子問
鼎勢宜然也況以桓定之微不率祖考無以君乎天下

時有湯武則南巢鹿臺之禍遇矣豈特射肩問鼎之侮哉宗元又曰秦有天下裂都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内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世而天下大壞有由矣亟役萬人暴於威刑竭其貨賄咎在人怨也即其言而論之則郡縣亦無救於不仁而亡昭昭矣使郡縣之雖有不仁之天子亦可救而不至於亡斯郡縣之得也無救於亡而且以為得何宗元貴郡縣而賤封建岁帝王

之盛典而優秦人一切之政於其上也漢之封建病於太濫而無檢不廣之於帝王之後及大德之賢又無周家田宅狩朝司馬之制班固所謂漢興懲戒亡秦孤立大啓九國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矯枉過其正矣此其紛紜多故非封建之罪也宗元謂漢有叛國而無叛郡則獻帝之日袁紹守渤海曹操守東郡而孫策守會稽皆以其郡而叛安得謂之無叛郡邪欺誣甚矣宗元又曰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失

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予則以為周之衰也王者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作大抵傷周室之無政也政不失春秋不作安得尚謂周之有政也予則以為得在於制失在於政周事然也既失於制又失於政秦事然也宗元又慮孟舒魏尚之術黃霸汲黯之化非郡縣則莫之施行夫封建之行亦必賢有德者乃君之爾非曰不肖淫頑嚚可南面也所謂孟舒魏尚黃霸汲黯之治在其中矣雖然使郡縣之行吏治皆若孟

舒魏尚黄霸汲黯者惡乎不可惟其郡縣也而使彼豺狼不厭之人以漁獵乎其上致使民無聊生之日此予所以為郡縣病也宗元又曰諸侯歸商者三千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資以勝商武王不得而易徇之為安仍之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衞於子孫也其言非也若然則湯武所為一切出於私意乃若後世竊國奸雄者流爾非聖人光白之謨矣即如其說湯武資於三千八百不能廢易之矣舜

禹之興出於揖讓初無三千八百助也何所不得已而亦不廢易之邪知舜禹無所私而存乎封建則知湯武亦無所私而存乎封建也宗元又曰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嗚呼何其識之苟而言之易也先王之法至秦始盡廢訕笑三代自號皇帝而子弟為匹夫焚典坑賢何所不極三正且棄而以冬十月為歲首郡縣之制亦猶是也行郡縣而併萬國以為一人之饗天下之私莫大於是而宗元以為公者毋乃非人之見乎且慮聖賢生於

其時無以立於天下宗元之意蓋以必貴而為聖賢之立也夫聖賢之生樂行憂違其窮與達無往不立也豈必區區爵位之縻乃謂之立邪此乃後世兒童之見焰組綬而揮霍者之心何宗元之鄙一至是乎且封建之世野無遺賢共惟帝臣矣而又歲進其士升之天府至於郡縣以來守不禮才令不薦士使天下俊傑鴻朗之輩懷珠含章老死巖穴者不算數矣何得謂郡縣之而聖賢盡立於天下也察究宗元之論無一而可者何世

儒惑其强詞而不悟也

仕意篇上　黄省曾

令之張科置設舉網而羅乎天下之士者果何為哉今之天下之士乳口而聲習卯而操觚長而依泮以求懸一名於越席之内者又何為哉予觀乎今之天下求士者不明夫所以求之者而示之士也應夫求者亦不知所以求之者而為之應也是以士日卑汚而道日湮求門愈闢而賢聖者不出圭組軒符日授於人而天下益

趨於不治也所以然者凡以仕意不明而已矣古之仕也以民今之仕也以身古之仕也以國以天下今之仕也以其家仕與古均而意與古繆揮霍溢糶作驕發狂益甚於古人而貪襟墨抱虎臨而狼寢者何其紛紛也是以今之天下茅甕而居者其父之詈言於其子師之正規於其徒妻之蹙額於其夫曰何不仕以華其宫也糠粃而食者其父之詈言於其子師之正規於其徒妻之蹙額於其夫曰何不仕而膏粱其口也空匱而歷日

者其父之詈言於其子師之正規於其徒妻之蹙額於其夫曰何不仕而積夫千金以侈老而利夫子孫為也是故五尺童子方辨蒼頡而即皆以此為之心所以分官以徃各以其官而漁獵於億兆環九州布四海去來乎守令萬千乎南面各求飽其谿壑之欲而已輕之者為貿易加之者為屠沽極之者乃盜賊而已矣夫天之立君君之建臣惟以安民也而俾貿賈屠沽盜賊之人以鷙擊乎其上豈天心哉豈天心哉此所以民日窮困

莩死而寒暑不昌輪風沴雨時奔作於宇宙而禮樂無期而興也雖拱乎天子之位者仁孝如堯舜制作如軒黄亦且如之何哉夫天子為安民而求士士以貴身富家而求用何其求之應之之不相值也故其釋褐之初以至於請骸之日無非為一富一貴之計而夙興夜寐於簿牒之繁亦不過假此以為圖利之階耳至於民情之樂苦歲事之成歉獄訟之淑慝生齒之流集一切置之心外而無問矣縣以委之於府府以委之於司司又

委之於六治如寓於逆旅然棟梁雖頽藩陳雖弊垣牆雖穴惟曰自有主人而已也夫今之士所以逆旅夫國與天下者如此則同一民也摽枝野鹿何為不可而顧乃異其章服殊其號名以民而病民也哉

仕意篇下　黄省曾

仕意不明則進者驕而退者愧至無以立存於閈里而有道之士亦無以自表於天下夫今城衢之内門閭屹屹堂觀煌煌而窮極土木之麗者必進士之家也郊遂

之閒青疇萬井柳埼百里而肆其畎畝之闢者必進士之家也役奴下走文衣麂履泛鷁浮馬賤妾愚婦翠髻瑱冠一珠千金拱如后妃出則象輿者必進士之家也夫天之立君與夫君之所以建臣者意豈如是而已哉今且天下而成風矣幼之所以誦習者以此長之所以服儒者以此通於帝籍而所以宦貴於四方者以此族屬之所以相髙肺腑戚骨之所以相欺友儕之所以相誇者以此父師之所以為教子弟之所以為學者以此

夫此宮室之巍煥田疇之連闢妻奴之華盛行之者為戉器為罕才為天人失之者為不肖為下愚為無賴則三者皆利欲之常情也而且有成器天人罕才之名人亦曷不力騖而爭馳之哉故庶民儒士之家殘瓦斷甓漏日見雨田無尺寸衣無複再而為之妻孥者蓬髮垢顏以當井臼凡為里中之富貴者莫不撫掌而笑之湍氣以凌之而士之見道不明者含其笑凌於胸中一旦富貴亦必求與之相敵而為仕之意皆寘然不少聞識

嗚呼此太和之治所以不復見於天下而亂臣賊子乃地有之也殊不知天之生斯民也而無主以綱之則必亂是以立之君君之欲安乎斯民也非臣則無以徧乎天下而繼其耳目蹈履之所不及故古之喻者以為元首股肱是以建之臣君邪臣邪俱奉天安民而已故茅茨土階鹿裘素馬堯不以為薄卑宮容膝惡衣被體禹不以為陋但為天生民而已初無一毫病民之為何古之天子且儉約如此而今之進士乃珍奉尊處其身如

此也使上天立君建臣之意雲飄海沉而不著是以彼長於此土此長於彼土互相呑噬互相割剥互相摽奪而斬闗發篋之盜緒視為縉紳之常法游宦之公事而不之怪忌矣夫人而徒欲富貴也則何所為而不至哉玆者宸濠之變名為元老而右輔者偽為儒而諮諆者宦其地而倒從之者與夫潛不軌之心而鼠伺於高位者欲乘便而起環待於下僚者亦不可以數矣凡此者皆仕意不明而徒以富貴為心故耳嗚呼仕意不明亂

臣賊子其興也乎其能免乎接迹於人間也乎





明文海卷九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九十三四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録貢生臣朱鎮

明文海卷九十三

餘姚黄宗羲編

論十

論中一 徐渭

語中之至者必聖人而始無遺此則難也然習為中者與不習為中者甚且悖其中者皆不能外中而他之也似易也何者之中也者人之情也故曰易也語不為中必二氏之聖而始盡然習不為中者未有果

能不為中者也此則非直不易也又難而難者也何者不為中不之中者非人之情也魚處水而飲水清濁不同悉飲也魚之情也故曰為中似易也而不飲水者非魚之情也故曰不為中者難而難者也二氏之所以自為異者其於不飲水不異也求為魚與不求為魚者異也不求為魚者求無失其所以為魚者而已矣故不必求為魚也然而不但此也為中者布而衣衣而量者也自童而老自侏儒而長人其量悉

視其人也夫人未有不衣者衣未有不布布未有不量者衣童以老為過中衣長人以侏儒是為不及於中聖不如此其量也若夫釋也者則不衣矣不衣不布矣不布而量何施故曰不為中黄之異緇也則首譬曰尚欲為魚也盡之矣雖然魚有躍者化者時離水而徹飲者有矣似難而易也魚不化不躍而不離水也而飲必無不清者有之乎似易而難也故曰中庸不可能也

## 論中二

徐渭

天與人其得一同也人有骸天無骸無骸則一不役於骸一不役於骸故一不病一役於骸故一病一不病者何堯傳舜舜傳禹曰道心者是也一病者何堯傳舜舜傳禹曰人心者是也微者何骸勝一而一者膏日火以消矣危者何一不能勝骸而骸者土日蕢以高矣中之云者酌其人之骸而天之之謂也猶曰半其道心者亦半其人心者之謂也故中也是中也難言也言半則幾於墮而執矣故曰中也者貴時之也難言也凡二聖人

者其始之治其心於土階者不過三尺中治其軀於形者不過七尺中治其䕺及其象九其男二其女者多亦不過數人中而卒之利億兆爭參兩者皆是物也是二聖人善因也因其人而人之也不可以天之也然而莫非天也亦因其不可純以一而一之也然而莫非以一也故精也者精之乎此中也一也者一之乎此中也精也者治玉者之切與磨也玉玉而切與磨之則一也此二聖人之中之者之功也二聖人者以骸治骸以人治

人者也骸者何竅也鄰也軀也殼也噫二聖人不能強人以純天也以其人人也是二聖人之不得已也至語其得一也則人也猶之天也

論中三 徐渭

自上古以至今聖人者不少矣必多矣自君四海主億兆瑣至治一曲之藝凡利人者皆聖人也周所謂道在瓦礫在屎溺意豈引且觸於斯耶故馬醫醬師治尺箠灑寸鐵而初之者皆聖人也吾且以治者舉人出一思

也人創一事也又人累千百人也年累千萬年也而後天下之治具始大以明備忠而質質而文文而至於不可加而具之枚亦不可數使今者一人也而曰我自為之而自用之而又必待其全而後用則終古不治矣故治必累聖人而後治夫既已如是而足以治矣而彼一人者又曰我必自為之而後治之則非愚則病惑者矣故治莫利於因因而博則其去自為而自用者不遠也惟因而不博者得之夫孔子學幾七十矣老矣錬而酌

且審矣亦博而且約矣而所删所定所贊而所修者幾何哉治備是矣民可以使由而止矣而今之治者顧曰我且博焉則愚且病惑者矣故曰貴因故又曰因又不貴博農咀草軒與岐也區也緩也和也鵲也倉也而方也而七者必曰我自為農也自為軒也自為岐也而區而緩而和而鵲而倉而自方也非若悖且不暇故曰貴因因又貴不博孔所删諸者是矣故曰孔子集大成集其大於帝者王者也雖然之方也而方之抑末也而方

方者一也一者方方者也故旦也者以其因者思兼於方則不必皆合不合則思思則得得則待旦待旦則果用而果合是之謂因方而不病於方是之謂藥之王醫之綱乃民德則醜矣分則有常必使之農其農而商其商視其木以梁今之亂學者類梁而不視其木者也故强齊民而學帝與王之學以為盡帝與王之梁

論中四 徐渭

凡博者一之影也蜕也而一始安有博凡博者悉病也

凡聖人之博博其所分也譬之醫奕吾奕也奕有譜盡奕譜而奕止矣吾醫也醫有譜盡醫譜而醫止矣故博也亦約也不博其分而博其所不分而後有百子百子而用者自霸以强自强以譎自譎以攘而縱以横而莫知其所終悉博也博而無所用者則今之所云詞家之流者是也夫詞其始也而貴於詞者曰興也故詞一也古之字於詞者如彼而人興今之字於詞者如此而人亦興興一也而字二耳興一而字二者古字艱艱生解

解生易易生不古矣不古者俗矣古句彌難難生解解生多多又生多多生不古不古生不勁矣是時使然也非可不然而故然之也興不興不係也故夫詩也者古康衢也今漸而里之優唱也古墳也今漸而里唱者之所謂賓之白也悉時然也非可不然而故然之也故夫準文與詩也者則墳與賓康與里何可同日語也至興則墳固不若賓康不勝里也非獨小人然大人固且然也今操此者不勝此之興而急彼之不興此何異奪裘

葛以取溫凉而取溫凉於獸皮也木葉也曰為為古也
慼亦甚矣噫木獸之又難能也今且紫而敗素矣繡而
爛纈矣剪楮矣織蚕矣夫論媒者貴許婚勸貸者貴出
鏹貴興也非較咻於齊楚也齊語而敗婚齊語而脫鏹
何取於齊咻也舉一焉今之為詞而叙吏者古銜如彼
則令銜必彼也而叙地者古名如彼今名必如彼也其
他靡不然而乃忘其彼之古者即我之今也慕古而反
其所以真為古者則慼之甚也雖然之言也殆為詞而

取興於人心者設也如詞而徒取興於人口者也取興於人耳者也取興於人目者也而直求溫凉於獸與木也而以為古者則亦莫敝於今矣何者悉龔也悉勦也悉潦也一其奴而百其役也其最下者又悉滕也悉剽也悉自雷也悉求唐子而不出域也悉青州之藥九子也語之其所合者則欣然語之其所不合與不知者不笑則訕且怒矣耳而曰唐矣語初盛則愕矧其上耳而曰漢矣舍有味乎其言之輩數語則涸矧其上是其諸

所為奴而役者多不踰數葉楮少不能數十百字而止耳往往拾唾餕以為腴而自以為養間從而論其興於心并其所謂興於耳目口者而忽焉其若喪夫其弊也如是乃不知其俑也俑於博也

論中五 徐渭

明明德三語綱也八條目二十語目也三虛也八實也三闔也八開也三根本也八枝葉也三起八也八結三也本末二字云者一篇之眼也何謂眼如人身然百體

相率似膚毛臣妾輩相似也至眸子則豁然朗而異突以警故作者之精而古者瞰是也文貴眼此也故詩有詩眼而禪句中有禪眼大學首篇人人熟之者也而文之體要盡是矣通其故千萬篇一也首尻與脊也然而一開一闔者則又且無定立也隨其所宜而適也故凡作者長短不同此同也豐瘠不同此同也詩與文不同此同也自上古之文與詩與今之優之唱而白之賓者不同此同也多此也者添蛇足也不及此者斷鶴足也

而眛此而妄作者貂不足也指畫餅攫摶泥而思飽其腹也將以動衆焉而顧失其諛也

論中六　徐渭

姑譬以令吳之畫首英游之畫首進也令丙畫者實以英與進也而名以公與孤必否也令丙文者實以左與屈而名以左與屈必否也必趙以孟也何輕者之不貴贗而貴贗者之不輕耶非此宜贗而彼宜不贗也古之文也一今之文也二文也二故薦者必文文者必貴貴

者必尚而令也實者亡矣而其尚者非令之求文者求文於既貴者之責也乃令之求文者求文於未貴者之責也若晝則一而未嘗有改也今求文於士者亦一而未嘗有改斯無贋文矣

論中七 徐渭

明也禦寇也周也中國之釋也其於曇也猶契也印也不約而同也與吾儒並立而為二止此矣他無所謂道也其卒流而為養生眄之徒之為也入不測之淵海以

學没而已者非求以得珠也至海之半不期而得珠焉而後學没者遂遷其學於珠此養生之說熾而他端者始蝟興而榛塞之由也故道之名岐於此與釋與儒而為三非本三也二之三嫡之庶統之閏楚之有昭景也甲氏也漢之有陀也

罪言論 皇甫汸

天子設臺諫之官重言責之寄蓋以刺百寮察萬民也匪徒利害得失攸係而人之賢不肖關焉唐虞敷奏上

可達聽漢魏疏陳下將清憲今則給事科分御史道置

權備糾繩職司彈劾者也明哲之庭若屈軼之指佞夫

鷹鸇之擊無禮在物且然矧伊人乎飾鷺彰其發隱冠

豸示以觸邪使簪筆立朝貴戚斂手以避持斧按部貪

墨解綬而亡輦轂贍其威稜臺閣欽其風采庶幾鮑薛

之槩焉自昔孔光之奏董賢發其奸回任昉之按劉整

數其釁稔亦可以脇息動色矣近觀章奏跡涉風聞事

同毛舉若盜嫂撾翁無而為有也鄰鈇市虎疑而為信

也殺青無兩意苡懷珠似而為真也展季覆寒目以為
挑子瑕奔疾坐以為矯此泥其迹而不亮其心也或希
指於權赫若路粹之誣文舉或乘隙於寵衰若子虔之
青商君或逞忿於已私若到洽之詆孝綽或媒孽乎善
類若牢脩之排元禮既乏劉隗切正之義復罕傅咸勁
直之辭謔浪鄙言每污尺牘帷闥穢行濫登惠文明主堅
讒當加欺謾之誅譖人交亂宜申投畀之罰乃敢鼠忌
憑附不肖網䋎蠅點單微群賢株逮雖衆口易鑠而百

足不僵致綴旒有蒙蔽之嗟負材興倒置之嘆此非進言者之罪乎

知難論 皇甫汸

宰臣熈載效能舉之公烈士徇名垂不朽之業姬公歷吐握以相成仲父廣推引以匡白南國秉人倫之鑒西京宏開閤之風凡挾一才一藝而上不能知者相君之恥也苟有才有藝而不為時所知者亦士之恥也故朱門起彈鋏之歌白首多按劍之嘆不度上之意而槩謂

樹黨過矣不諒下之心而盡謂奔競苛矣嘗聞昔人曰女無美惡入宫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又曰士為知已者死女為悅已者容葢悲時之䵝黯而痛相知之難也夫妓如施于艶若毛嬙使與無鹽嫫母雜處椒房竝貯金屋其美醜安所不能别而用其妬哉獨嗌夫傴僂侍傍勃屑進御恩移團扇愁涸蛾眉為君惜耳至若士抱顔閔之行負董賈之才欝淵雲之思摛屈宋之藻其視朝貴猶鸞鷟之於醯雞駃騠之於駑駟賢不肖

何所不能判而用其嫉哉所恨紫色淫聲眩視淆聽為道悲耳佩蘭服茝而世多逐臭之夫懷瑾握瑜而時之辨璧之吏此匠氏廢斤於郢人牙生輟弦於鍾子夷吾興慨於鮑叔惠子致賞於蒙莊者也今有江東獨步視猶中行海内無雙伍於噲等夫翠虬絳螭思聳蒼梧檝膠葛肯與露蟬泥蚓竝談乎故寧韞韜而罕耀不欲偃蹇而共芳待悼知已之難奚悟知希之為貴哉

## 䑛詩論 張治道

正德辛巳客有謂作詩無益鄙而不為者因作此以答之且以發舒已意爾何物隱者苦思躭吟寒暑弗輟饑餓罔間得之則悅弗得則患無我先生見而問曰詩何物耶而子躭之深也余聞富貴者脩身之符功業者名譽之本二者生民之所急世道之所先也若詩者虛言而寡實者也子何擯實用而若虛辭捐脩身之符忘名譽之本棄其所樂而躭其所苦哉何物隱者怫然怒曬然笑曰子但知詩為一時之虛言而不知為一身之日用但知作詩之苦

而不知作詩之樂也且詩者本於天命之性原於人情之宜合乎日用之常者也肇於唐虞演於周盛於漢魏枝蔓於六朝而變於唐雖體裁不同而引情發性未始或異也今之詩即古三百篇之末流也國風歌於閭巷二雅陳於燕饗三頌奏於郊廟由此觀之人情非詩不宣神明非詩不感風化非詩不行此特其大者若夫喜非詩則怡悅之情遏而不流怒非詩則拂鬱之懷結而不暢哀非詩則流而必傷樂非詩則荒而必淫此詩之大㪅也方其思而未

得之時情隱於未狀思泯於未抽四時運於無迹萬物藏於無形鬼神莫窺其際造化莫測其情斯時也情滯於無方性懸於無向怔怔怦怦繹而未形翳翳軋軋感而未通收視返聽瞳瞳矓矓瞑目涵慮一志定情雷霆震之而不懼魑魅促之而不驚五音六律耳無所聽趙女燕姬目無所營猶不足以養心一志哉及其情與物觸應與感通五情異具萬慮皆萌掐而成句屬而成章手舞足蹈自莫知其所知也詠造化則收藏顯伏陰陽失其權衡詠山河則

峻秀吞吐流峙失其標格詠草木禽獸則殊形異象歲功失其運用詠朝廷軍旅則尊嚴威武朝闕不足以為尊斂戢不足以為利不亦補造化而助歲功哉且庇身奉欲者富貴也顯身揚名者功業也斯二者內有所求外有所制得之固足償欲失之亦足罹禍趨而成貪躭而成黷盡而成困覆而成敗位不相與分不相親若詩者則不然取於內而無所求感於外而無所制斂情於一心而人不病其拘放情於六合而人不責其蕩隨意而安而人不指其貪

奇花異草因材而取而人不議其黷情淹慮滯思而無所
而人不斥其困意躓情蹶蕩而無歸而人不鄙其敗若夫
崇山峻峯隱秀埋靈詞客罷遊騷人匪經品題不及吟咏
不行斯時也覽勝者不乏其地採異者不列其名山嶽俗
而無靈草木慘而無精使顔謝經麓曹劉升巔見景生情
逐意成篇模靈寫奇呈怪探玄記之典籍勒之巉巖當世
傳其奇後世慕其異山靈載悦草木生氣一經品題傳之
萬世若夫朝廷之上君臣胥悦燕饗時行殽核未徹情鬱

抑而未伸心盤桓而未泄當此之時工師獻頌大夫呈章宣德達情罄祝闡揚來遊來歌為龍為光管絃失序琴瑟匪張於是使瞽盲歌詠載之典籍傳之百世諷詠無斁若夫郊廟之間焚燎既舉鍾鼓載陳尸祝無語神明感而來通宗祊求而無所當斯之時繼之以歌咏奏之以篇章一唱三嘆美哉洋洋神人胥悅如在其傍若使載我清酤潔我牛羊歌詠不行神靈傍徨烏足以動幽達明哉若夫戍夫遊子度隴行關涉彼危濤陟彼崇

山卒然相遇會面承顔哭泣不足以為哀笑語不足以為歡也當是之時述别離之苦詠行路之難攜手行答載歌載嘆山川忘其跋涉流離忘其饑寒也當此之時縱使有金帛之贈車馬之親卒然雖悦别後成塵紙非可録客非可陳又烏足以道情感人邪至於棄婦寡妻窮房邃處畜怨含嗟寂寥無語明月當户凄風飄杵心揺揺而靡依淚涕泣而如雨縱使琴瑟在御笙歌置前怨結靡釋情抑靡宣當此之時竭情抽思摽觚染翰興

與時旋倏然成篇幽閨忘其寥落浩嘯奪其悲凉也由此觀之詩也者所以宣鬱悒之情達和平之氣者也使富貴可畧功業可忽唐虞不必有慶雲之歌周公不必有東山之詠四詩不必傳百代不必重也嘗聞好驚險者以行坦為勞寶敝帚者以懷珠為賤人情不同不可強而一也由令觀之空山窮島不如朝闕之榮也荷衣蔦巾不如冠裳之華也咀雲嚼芝不如珍鼎之美也刮腸涸腹不如談笑之樂也造化忌其鎚鑿鬼神畏其嘲

咏山靈避其探索花鳥愁其形容宜乎知道者之所不取養玄者之所深惡也若夫騷人墨客栖身獨處於烟島之中青山壁立明月高舉洞澗哀壑雲林霧淑凄風有聲悲鶴無侶富貴者之不少安功業者又豈肯暫處哉於是抽我幽思發我秘藏探異索奇飾藻麗章山不藏幽草不匿芳倏然成篇與造化而翺翔世不與爭物不與妨也斯時也朝闕之尊嚴孰若海島之放曠冠裳之華美孰若荷衣之穩散肥體滑膚孰若刮腸涸腹者之

無灾唱呼叱咤孰若捫心瞑目者之無怨鬼神喜其闡揚山靈悦其標榜造化與其流通也又孰若而孰樂哉無我先生頓然悟縮然退曰若余者誠所謂飽死鼠而笑人之鸞膏者也不亦謬哉

取大位者必有曲行論 張治道

君子守道之惟一而時勢之外者有二焉天下有道君相聖賢故君子之道伸天下無道君相違戾故君子之道屈伸則未有不進屈則未有不退者故孔子不用於

春秋孟軻不用於戰國非孔孟之道非一而時勢之遇者二也使孔孟曲其行以求時勢之可則春秋之用孔子者不肯後戰國之用孟軻者不肯遲則孔子不為孔子孟軻不為孟軻矣歷考史册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君相之聖明常少違戾常多君子之學道候時者不知幾千百人也遇時得伸者有幾焉守道不屈者有幾焉往往有君子之德而陷於小人之為者又不知其幾千百人焉若此者終小人非君子也君子之守不偷也苟時

可行焉勢可乘焉我用其道以匡時時不可行焉勢不可乘焉我懷其寶而迷邦而富貴利達一無所營於心以此居位以此行道此周召伊傅之為故不俟乎曲行求通以逐時勢之可至若君相之違戾而時勢之不可居然取大位而不難者非曲其行貶其為以求依附於小人迎合其君上者道何從焉是君相小人之喜怒好惡君子之進退窮達關焉君相小人之喜好焉我從而喜好君相小人之惡怒焉我從而惡怒所謂曲其道矣曲

其行矣未有不升達進用者矣君相小人之惡怒焉而我喜好之君相小人之喜好焉而我惡怒之此所謂正其道正其行矣未有不疎遠擯斥者也小人揣度於二者之間遲回於進退之際欲其守道以違時何若貶道以干世欲其直行以違勢何若曲行以求全故勢在君上也則阿君上勢在宰輔也則阿宰輔隱行其邪而顯示其正陰為之黨而陽為之戾故位日進而富貴日極人見其位進而日富貴也以為道之行也而不知假道

以媒利禄者之為而謂君子為之乎且吾之道仁義也中正也廉恥也禮節也君子之所由以進身治世焉者也口舌殺伐之為豈吾儒中正之道哉蘇張以之佩印孫吳以之師君何也蓋春秋戰國之時勢在重口舌戰伐也蘇張孫吳非不聰不慧者以之學仁義中正廉恥禮節非不能焉以施於世者也然審時酌勢在口舌戰伐故曲其道禮之談而為縱横之術曲其仁義中正之論而為戰伐之謀故數言而佩印一戰而師君轟轟烈

烈而號為大丈夫當時慕之百世傳之孟軻之外未有不羨慕者未有不願學者也今之曲行以取大位者又異乎是矣又數子之所不為者矣外孔孟之談而内懐妾婦之心陽為周召之為而陰為穿窬之事審時之便以售術酌勢之宜以投奸時在尊小人也陰結小人以為之主勢在重權謀也陰施權謀以為之附小人有所為以得君上也已先是其為以悦其意有所行以取爵位也已先附其行以助其勢勢茍成矣時茍得矣小人

之心悅矣君上之心結矣爵位不於我乎往而焉往哉
然猶恐君子之議其後爲衆所不容也而爲掩飾覆被
之行舉所以同於小人者叛而戾之悅乎君上者違而
去之而爲道德仁義之論以欺天下後世此又蘇張孫
吳之所不爲也又小丈夫之尤者也嗚呼若是人者乃
欲自進於孔孟之門乎乃欲自進於孔孟之門乎

見用於小人者必有暗交論 張治道

人有君子有小人故其行有邪有正君子喜正小人喜

邪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方君子之秉政所用皆君子而君子之道行小人秉政所用皆小人而小人之道行又有小人者出知其附權黨惡為君子之所不容而持己守正為小人之所不取乃於其間詭其行以投其欲佯為不詭而陰寔相附或假人以示其與或托言以售其意或發為著述言語文字以露其迹而在位小人正患其衆不相與恐其獨而慮其無助茍得是人焉拔之在位引之當道是小人者外若不相與而内實相附佯

若同於君子而實與乎小人其所以與之者非其見乎理之當然而因小人之為也正而助之行以排衆之非也實黨邪取媚而陰附乎小人之列以欺世取爵位也嗚呼此小人中之小人無所用恥焉者也余故曰見用於小人者必有暗交暗交者小人欺君子媒爵禄取大位之為也其心機其術巧君子欲指其奸而無跡欲攻其術而無証欲伐其黨而非夥及大位之已得也乃揚眉吐氣以功業自許以道理自居而不知明哲之竊視

而旁觀未有不知其奸者故曰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余讀載籍見小人之用心若是然異代猶自寬假今時有一二小人其用心若此者未嘗不嘆古今之相同而嘆邪正之不異也尤未嘗不嘆今時小人之巧雖古之小人不及也其用心同而其致術也巧其用術同其行術也神何也見在位之小人其行茍得君而播時我即與之同焉人將伐其術而指其黨矣我不

與之同焉上將衆其待而靡之顯矣出其後而助之行
焉人又將不為之功矣不若見於著述言語文字之閒
掇其旨而異其詞同其論而殊其稱後其出而先其時
以示其早見之明以逃附而免伐在位行惡之小人遂
指以為先得乎已而已之見也非謬主上遂用之而弗
疑小人親之而非踈正行其邪異示其同遠著其附人
見其正而不見其邪見其異而不見其同見其遠而不
見其附在位之小人知其同焉知其附焉遂引之同陞

拔之在位雖以巳之位與之甘心焉是小人者有黨之名無黨之實有小人之心無小人之跡心機術巧而位日進余故曰小人中之小人無所用恥焉者也

明文海卷九十三